

德国《时代周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德国《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其影响在德国社会持续蔓延。

《时代周刊》是一份在德国社会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周报。文中不惜笔墨地介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收集到大量信息，有力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六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二零零七年，中国官方弄出个禁止器官买卖的法令。在德国，社会各界一直非常关注有关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进行买卖的文章。

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几年来独立调查，收集到的大量翔实的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证据。这些证据迫使西方媒体直面真相：在中国，“国家机

器不杜绝器官买卖。”

《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麦塔斯和乔高的报告直指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于某一病人而必须被处决。“麦塔斯和乔高对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也是不遗余力地力求立场客观。他们不仅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收集证据，比如他们在囚禁中被做过的各种医疗检查，比如那些被消失的，或是尸体被发现少了某样器官的；他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人。他们甚至访问到当年参与活摘手术的同谋。他们还记录了假扮成患者或病人亲属的调查员向中国大陆移植中心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对话。

对二零零六年三月与中山医院的一通电话作下录音——就在史提克利兹得以换心的四个月。来电询问的人想知道是否可以获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医生马上回答：“我们这儿都是用他们的器官。”

这两位加拿大人做出的指控“不仅调查完善且意义重大”，维也纳大学国际法教授曼弗雷德·诺瓦克如是说。他表示，直到二零一



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现已被

编辑成《血腥的活摘器官》（见上图）一书出版，并被翻译成 18 种语言。书中提供 52 种证据足以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零年他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显示，中国移植手术次数上升的时段，也正是法轮功学员面临大肆迫害之际。诺瓦克先生以联合国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告知所有器官的真正来源。诺瓦克先生说，中共面对这项谴责一如既往地以“宣传”斥回，却从未驳倒过这些事实。

《时代周刊》的文章还指出，美国国会审读了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报告，包括其它相关的材料，之后，四分之一的众议院成员签署了一封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柯林顿的信，要求国务院公开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器官滥行移植手术”的信息。◇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示范功法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六日，马来西亚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校友会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健身慈善活动，为玻璃市玛拉工艺大学贫困学生筹募基金。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介绍法轮功修炼，并演示五套功法。

约上午十一时，在司仪给大家介绍法轮功后，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主台开始为大家示范法轮功五套功法。

一位马来年轻摄影师被法轮功祥和与慈悲的能量场所震撼，在赞



法轮功学员在为大家示范五套功法

叹之余不停地拍照。这位青年还主动表示，希望学员能给他进一步讲解法轮功的真相，包括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

真相。听到介绍后，马来青年感到十分遗憾，如此好的功法却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最后他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将会把法轮功推广给更多的人。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瓦房店看守所奴役被关押者的事实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

辽宁瓦房店市看守所隶属瓦房店市公安局下属机构。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我被当地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瓦房店看守所。下面就把我在瓦房店看守所所见到的警察强迫被关押人员做奴工的情况写出来。

卷牙签

被关押的人进了瓦房店看守所，都得先被关在一个监室呆一个月，学习奴工产品制作技术。我进看守所时，做的奴工产品是卷牙签，程序是将红黄蓝绿彩色玻璃纸条，切成豁口，沾上胶水卷到六公分或十二公分长的木牙签上，卷出来的牙签，象一朵小花，卷好了牙签装到纸壳盒里包装起来，盒里面每种颜色一个格，格分两面，中间是个榫，装盒时，得交叉摆放整齐。每盒多少根我记不住了。

强制完成高定额

瓦房店看守所按照各个监号人数多少分配产量，每人一天必须卷四千根，卷好了还要装好盒才算完成工作。一般每个监号都关押二十五、六个人，每个监号都有“号霸”，“号霸”不干活，他们定额都得摊派到被关押的弱势者的身上，实际上每个奴工一天定额量不止四千根。

被奴役者每天早晨五点就被逼迫干活，四千根牙签，手快的，也得干到晚上十点半钟，能完成定额；手慢的，得十一点能干完。新来的人手



不熟，就得干到下半夜一点。看守所规定活不干完不准睡觉。完不成定额，就要遭到残酷折磨，听说以前有人没完成定额，就用牙签往头皮上扎，也有把牙签定在手背上，鲜血直流。

没有卫生标准 奴工产品出口

还听牢头说：牙签是出口到美国的，在美国一些大餐馆里用。

实际上，瓦房店看守所的卫生条件是什么样呢？特别差，厕所不单独间隔，拉屎、撒尿都在监室内，摆在面上。刚进那里的人都感到恶心。有的人长期不洗脸、不洗手，就在这样的卫生环境下生产出口产品，还谈什么卫生啊。

更糟糕的是，在关押的人员当中，有患有传染病的人，如患有肝炎、梅毒、艾滋病等病人，全部关押在一起，都做奴工产品，根本不管卫生，只顾赚钱。听关押较长时间的人说，看守所一年能获取人民币三百万元利润。

警察也是黑社会

瓦房店看守所管理混乱，强势欺

压弱勢，狱警不管，每个监号都有“号霸”，这些人不干活，看谁不顺眼了，开口就骂，抬手就打。

让我不解的是：“号霸”这么狂，狱警怎么不管呢？一个犯人对我说：“这些人都是黑社会的人，看守所是个过度场所，得罪那些人，警察也怕他们以后报复他们，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吆五喝六的，但他们内心里却怕着呢！”

看到这种情况，我对旁边一男在押人说：“现在警察都腐败了，过去谁敢这样？”他说：“你说错了，六十年代我进这里就这样，一点没变。”

发黑财

在市场卖一两角钱一斤小苹果，在看守所里就卖一元五角钱；在外面一元钱一盒烟，在那里就得卖三元钱；如需要加餐，在外面值五元的菜，在那里就得卖二十元；接待餐一套四十元，在监外也卖不上十元钱。家人探望时带来的烟全部没收，必须买看守所小店的才允许带进监号。

摧残法轮功学员

瓦房店看守所警察因大连金州区法轮功学员许志斌不配合，冬季里强行脱光他的衣服，关在冷室里冻了四个多小时。由于遭受残酷的迫害，让这个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牙齿全部脱落。

以上是我在瓦房店看守所所见，写出来曝光邪恶。◇

【明慧网】姑母在世时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小时候我常到姑母家玩，姑母贤慧能干，姑父身强体壮英俊。但是她家真的太穷，家徒四壁，炕上连张席子都没有，冬天屋里四面墙全是冰霜。

文革时，姑父年轻气盛，跟随邪党破四旧，去庙里砸佛像，别人砸佛像，他没砸，可他打了佛像一记耳光。从那以后姑父变得很少讲话，整天和姑母起早贪黑在地里干活，也挣不到几个工分，家里穷得叮当响。人也变得又老又丑。我父亲还没开工资他都

三辈人的警示

提前来我家等着借钱。

他儿子长大了，好不容易结婚成家。儿媳动不动三天两头骂公婆，喊着：东西给狗吃也不给他们吃！

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遭遇两次车祸，失去劳动能力，整天酗酒，这是第二代的结局。

第三代：孙子十八九岁停学，托人进工厂当学徒。自从进厂他就躺在宿舍里光吃饭不干活，最后被辞退，

姑父气得急火攻心不久离世。

文革毁庙砸佛像给多少中国人带来灾难，姑母家遭灾算轻的，有的家夫妻双亡，儿女痴呆。其实这都是中共邪党无神论给害的，母亲说“谤佛亵渎神灵生生世世灾难重重”。

中国自古就有善恶各有所报的古训，这不是人能左右得了的，是神佛留给人的告诫。可是无神论的中共教唆出来的党徒却对修炼佛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作了恶，就得还，这是必然的规律。◇